◎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华文作品版自本期起，推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栏，竭诚欢迎海内外华文作家来稿，书写经历，抒发感受，诗歌、散文、小小说皆可。

——编者

芝麻开花的隐喻

□ 王法艇

四十年的中国变化从一种植物的嬗变开始

——题记

植物的花开就是生命的巅峰
芝麻也不例外，以农业的力量
冲淡尘世的萧瑟和零落
像土地滋长的一种节奏和必然
芝麻花开，瘦骨嶙峋
所谓的节节高对应贫瘠栖息的低
花里面沉睡的命运和世界
和秋风初来的恐慌
通过枯草的气息，诱惑芝麻曾经的青春
彼时，紫色纷纷消退到中午
风过霜瘦，那些尚未成尘的食物
从撕开的疼痛中，触摸喉结的干涩
民谣和乡风，在越来越紧缩的口腔
沉淀，弯曲的阳光俯冲下来
纷纷扬扬的黄淮海平原，伶仃起舞
在岁月的陡峭处遥拜收获
——芝麻开花，芝麻开花
母亲和大地一起，默念真经

母亲和芝麻都有相同的歌喉
同样在秋天飘荡暖芒和光泽
甚至，她们都有自己羞涩的旋律
只是，在土地消瘦的时刻
母亲对芝麻的审美过于现实
它的叶子在沸腾后黝黯如焚
它要在汗水流淌的午间
和母亲赛跑，诉说期望和乡愿
它有着母亲一样的仁慈
有着父亲一样的勇敢
在路途沉浮的铁轨上
芝麻花开，羞羞怯怯，鼓荡新奇
以第一等的薄弱胸襟
经得起潮起潮涌的奔宕和淘洗
芝麻的花在一个早晨开始嘹亮
它含着春天才有的柔美
蜿蜒，铺陈，像一江哗哗的春水
细沙一般沉淀为万物生动的河床
南国椰树，北国雪原，包括一枝胡杨的枝条
悄悄弹奏各自的乐器
在穿过城市森林后，大地日渐丰饶
母亲额头的汗珠闪闪发光
和所有神圣的劳动者为邻
芝麻和母亲结拜姐妹
和母亲携手缭绕炊烟
这些经历不会被时光遗忘
母亲的手丈量过芝麻的童年、少年
现在，只需翻过一个山岗和春秋
在盛大的景象里，芝麻笑语殷殷
以一种蓬勃的生命，进入真正的澄澈
成为岁月最富生机的叶片
呵，四十年光景，芝麻粒粒饱满
日新月异，成为人间的金器

在乡间，芝麻的花被奔流的河水拥抱
在灯火温暖的城郭，芝麻开口唱歌
它的歌词只有升调，只有卷舌音才有的婉转
它歌唱着，把玉门关的轻尘浥清
它歌唱着，沿着淮河秦岭，沿着长江长城
它无所不能地招人喜爱
在黎明苏醒之前，偈句在江山安营扎寨
在乡村小学，在孩子们中间
在生动的万物之间，它唱着
它能唱着的词汇简单但辽阔
它能吐纳的语言清晰但坚定
它能安抚的世间繁华但祥和
它能展现的风采华美但洁净
歌声沉醉春涧的姿势，恍若飞天
任何优美的辞丽无法靠近
任何细小的闪电都刻骨铭心
原来，一朵花可以如此阔博
可以承载万象春秋的桑田
可以承载风雨蒺藜的侵蚀
可以承载云蒸霞蔚的激情
可以承载一个人的青春与梦幻
可以承载一代人对江山的坚守
有时，它俯下身子
承载清溪鱼儿的梦想
承载低于时光的灌木与笑声

一束清音掠过河面
涟漪晃动，宁静漫延大地
母亲在村口迎接芝麻花开的歌声
这蓄满银色的歌喉，从不停歇
她用手掌，轻轻托着闪光的种子
像托住，黎明背后婴儿的笑声
倦鸟归林，落日熔金，终于
大地堆垒的金玉良言蔓延群山
她已忘了自己
阳光镀亮的每一天，她全力地劳作和热爱
风尘仆仆地歌颂
在一朵芝麻花的龙骨中成像，悠长回响

树木茂盛，大河疾流
在包罗万象的国度，芝麻开花
把光荣和梦想融在一起
把丰收和希望融在一起
在成为一种纯正美好的预言之前
她在幸福和岁月处浩荡，诗人一般吟咏
此起彼伏，祥和的城乡葳蕤歌声
花一树，果一树，光明的前程一树
趁月色皎洁，露水晶莹，新时代的中国
舟车如鲫，坦途疾步
展开的蓝图，都奉献自己的蔚蓝
唯有，芝麻馥郁，芳华不绝
它隐喻的内涵第一次让世间如此明白

大瓦山情歌

□ 陈　新

确实不一样！

虽被传说濡染很久，已成概念，但真置身于此深闺之中，还是被其别具一格秀美的气质、凹凸有致的身姿所震撼。

如美女一般打动我。它是大瓦山。金口河的大瓦山。

金口河这个名字，我很早就听说了。因为至亲曾在这崇山峻岭中的某片土地上工作过、奉献过。

或许，他们爱情的萌芽也始发于此。

当我试图寻找传说中他们为之奉献的工厂时，当地人摇起了头，茫然不知所问。

叹芳华如电，无情的岁月风化了轮廓分明的记忆。饱蘸感情寻觅至亲燃烧的青春和火热的故事，留给我的只有更迭的小草的葳蕤，及细雨纷纷的清明。

一切竟然像一个传说。

印象中，这是一片贫困的土地，或者说是我并不熟悉的贫穷的土地。

两年前春天的一个中午，友人税清静给我讲，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名叫《大瓦山》。

“大瓦山是啥？”

“大瓦山是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一座山的名字，我的这部长篇小说也借用了这个山名。”

他简述了《大瓦山》的主要内容。尚未听完，我便觉得这小说有特色，无论题材、人物设计，还是叙述方式。

查了资料才知，大瓦山是著名的桌状山，位于大渡河金口大峡谷北岸，海拔3236米。相对高度仅次于世界第一高大桌状山——南美圭亚拉高原2743米高的罗奈马山。

大瓦山名气大着呢，甚至西方世界都知道它。

1878年6月5日，穿过一路争奇斗艳的杜鹃花，美国自然科学家科尔·贝波尔登上大瓦山，在山顶俯视世界之时，感慨万端，用激动的文字记述如斯：“世间最具魔力的天然公园”。

接着，英国植物科学家威尔逊，受英国园艺公司和美国阿诺德树木园派遣，又在1899年至1911年间，先后4次到中国西部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与大瓦山也有因缘，他在所著《一个植物学家在华西》的书里，写下了眼中的大瓦山：“……像一只巨大的诺亚方舟，船舷高耸在云海之中……”

瓦，上承天宇，下接尘寰，是人间烟火和天伦之乐的保护伞，也是晨昏夜昼寄情厮守的安宁。一片瓦的哲学，被高举于海拔3000多米之上，铺陈于云雾缭绕之中，紫气浮光，虹霓氤氲。

“大瓦山像一叶孤舟游弋在茫茫云海之上，耸立于圣洁的雪原之巅，远处群山环绕……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色，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天堂。”

这是长篇小说《大瓦山》开头的一句话，也是该小说主人翁艾祖国的笔记内容，这句话写出了大瓦山孤绝的形貌，以及激荡灵魂的魅力。

深闺是桃源秘境。深闺也是神秘的向往。

藏在深闺，自然另有风景，也遮掩着多少秘密。

沿着蜿蜒盘旋的路进得山来，近处春和景明，蓝天如洗，白云如絮，湖水澄碧如玉……

远处呢？

我渴望见识其风貌丽颜，但天公不作美，大瓦山云遮雾罩，姿容未现。

听当地人说，她曾花5个小时登上大瓦山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五月天。

虽然现代文明已跟随公路延伸到了山下，但大瓦山顶依然保持着原始风貌：古老的银杉林，高大的杜鹃丛，绿毯般的苔藓，清澈流淌如枯枝藤绳般的小溪……山顶不过2平方公里，却是七彩山鸡、啄木鸟、画眉等动物的世外乐园。

这种景致，甚至与100多年前威尔逊在书中所述一致。

看来，大瓦山上的时间是停滞的、不老的。

大瓦山脚下有五大天池。谓之“天池”，因其平均海拔2500多米。

所谓池，该有水。但大瓦山脚下天池，只有大天池、小天池、鱼池三“池”有水，高粱池季节性有水。干池则无水。

令人惊奇的是，面积1000余亩的干

池池泥，竟能燃烧，当地村民将池泥采集回家，打成薄块，晒干后即可生火做饭、取暖，不但火旺，燃烧持久度丝毫不比煤炭差。

一种池泥，竟能燃烧，是露天煤炭？

这种池泥卖到国外，且价格远高于煤炭。

中国缺煤吗？为何这种塘泥会被外国人视作“煤”中至宝？

官方警觉，立即叫停。

此池泥到底暗藏什么玄机？秘密待解。

……

大瓦山孤独而绝尘地美丽着。“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大瓦山存在了多少万年？打动过多少人心？

我猛然觉得，至亲那青春的影子、奉献的故事以及动人的爱情，其实再不必寻找，因为连带着这方山水风景的美好，早已装进了我的灵魂。

江南一梦为梅花

□ 元　植

江南、月夜、深山、古寺。

小沙弥煮梦自幼出家，不爱读经，只爱翰墨丹青。每日里画些佛陀、观音、荷花、虫鱼，尤其与梅花有夙缘。每当梅花季，他便徘徊梅花下，竟夕不忍睡去。今夜月悬中天，月光如水银泻地。中庭老梅苍柯如铁，直插晴昊，万花如玉，似梦非真，煮梦小和尚心花怒放又平静如水。晚课后，他要画老梅，任老方丈催了几次，就是不肯回寮房。

他在等，在等一位施主给他送纸——一张大纸，一张足够他完整画下这棵老梅树的纸。疼爱他的老方丈下了命令，恩准他画到五更，但不能耽误上早课。近二更时，施主的纸终于送到了。煮梦小和尚抱起与他一样高的笔伏地画呀画呀，但是直到早课的钟声响了，他才刚刚把树干画出来。看到老方丈踏出寮房那只脚，他哇的一声哭了。

哭了，梦就醒了，醒来时眼泪湿了枕头。

这是15年前正月十五，我孤身一人在超山写生梅花，夜宿塘栖古镇时做的一个梦。梦境至今历历在目，真实不虚，连梦中作画的大纸的纹路，笔的名字以及送纸施主的马的颜色，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那棵老梅，枝干的穿插，梅花的组合及色彩，宛如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不可思议，这些年来竟然成了我画梅花的主要灵感源泉。15年来，我走遍了国内各大梅园，看了至少10万棵梅花，没有一棵及得我梦中那棵美。3年前，得苏州大画家秋一先生之介，我寻得了跟梦中一样的纸。我一直深信不疑，梦中那棵老梅一定存在，她一定是安静地、快乐地开着白色的花，在深山大川的某个角落等着我。

直到今年正月初七，来到上海奉贤海湾森林公园。我看到了她，和梦中一模一样，高三丈有余，一个主干，三个老干，清秀、刚健、挺拔、修长，虽经200年风霜，依然明媚如少女。白色的花，胭脂的心，刚开到三成半，含蓄、略微绷着，而又充满了张力。树干的穿插，自然是十分繁复，但脉络丝毫不乱。我围着她，转了一圈又一圈，如老僧乍得真经，如少年初见情人，欢喜又真诚，热恋又淳朴。整整4天，我对着这棵梅花伏地而画，用笔如行云流水，倾泻而出，绵绵不绝。写干，圈花，傅粉，铺底，题款，盖章，如有神助，无一丝障碍。一如当年煮梦小和尚没做完的梦，翻了个身，接着做——

出佛入道孰为家，
水边篱下旧生涯。
掷笔大笑天将曙，
江南一梦为梅花。

◎现场

与藏羚羊的100天

□ 周玉永

4月的可可西里，早来的春风打扫着茫茫古道上的积雪，一只体态略显臃肿的藏羚羊，在风雪中吃力地向前走动，喉间不时发出长长的呜咽声。正巧，五道梁兵站通信兵李小年巡线到这儿，他伫足观望，发现这只藏羚羊颈部中枪，鲜血汩汩而流。他想靠近羚羊，不曾想羚羊蜷缩起身子，愤怒地张开大嘴，露出一排沾着鲜血的牙齿。它一定是觉察到李小年的什么企图，害怕会伤害自己。雪花飘洒在他和它的头上、身上，它和他就这样对峙着。渐渐地，羚羊似乎感觉到李小年没有恶意，神态稍有舒缓。

呜……李小年发现羚羊肚里的一个巨大的东西在使劲往体外推。“噗哧”一声，一大块东西从羚羊的体内跌落在洁白的雪地上，羚羊产下了幼崽。小羊湿漉漉的身躯呈黑褐色，脐带尚未断开。羚羊伸出血红的舌头，艰难地舔着小羊的身躯。突然，母羊猛地朝着李小年站着的方向跪下，睫羽上挂着的几滴泪水，眨巴了好几次，才晃悠悠地跌落下来。最后，它不动了，任凭李小年怎么吼叫也叫不醒，眼睛睁得大大的，死死地瞪着小羊。小羊那两只圆鼓鼓的眼睛好奇地张望着母羊。它昂头舔了一会儿母羊的鼻子，又去咬母羊的两只大耳朵，然后找到母羊的乳头，蜷缩在母羊的身旁吸吮着乳汁，沉沉地睡去。

几只体形硕大的苍鹫在天空盘旋，饥饿的眼神恶狠狠地盯着熟睡的小羊。李小年能感受到它们对小羊的不轨之心。小羊还太稚嫩，需要充足的乳汁和精心的呵护，否则就会成为这些猛禽的食物，或是被饿死冻死。想到这里，李小年的心揪紧了，他上前将小羊轻轻抱起，找了个避风的地方，造了个安全的小窝。

月光抚摸着兵站的营房，我从值班室回宿舍时，透过窗户看到李小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我问怎么不睡觉，他说想他的女儿了。也难怪，从妻子怀孕到孩子出生，他没时间回一趟延安老家，后来探亲见到女儿，连名字还没来得及取她就夭折了。医生劝他说，以后你俩要想再怀孩子，男的不能长期呆在高原上，一定要回到内地生活个一年半载的，因为高原的环境对男人有影响。

夜深了，李小年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到了天堂的女儿，想到了刚出生的小羊。小羊黑色的鼻尖触碰他的脸颊时，就如女儿碰触他的脸庞，撞击着他心底的责任。李小年决定，要像照顾女儿一样照顾小羊，他给小羊取了个名字叫丫丫。

兵站的生活很艰苦，一天三顿不是稀饭馒头就是面条，因为高寒氧气稀薄，稀饭半生不熟，汤是汤米是米，馒头更不用说了，又干又硬。李小年想到丫丫能吃的大概只有米汤了。早上，战士们训练去了。李小年找我，向我借保温饭盒，我问他借来做什么，他说肠胃消化不好，食堂不可能为他开小灶，只能每天早上打点稀饭放在保温饭盒里中午吃。接下来他真像是做了爸爸，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丫丫身上，每天给丫丫送米汤，他能从丫丫的叫声中感受到冷暖，甚至于可以通过耳朵的耸动而懂得它的意图。

天空的苍鹰啄食着阳光，李小年像平常一样，提着个保温饭盒，踏着厚厚的冰雪，出了五道梁兵站大门。他躬着腰进了用雪垒起的洞里。洞不大，顶上拉了几根电话线，地上铺着军用皮大衣，小羊在熟睡中。丫丫，丫丫……小羊听到叫声，一跃而起，迎上前去，抓着李小年的裤子，似乎想让他抱抱。他打开饭盒，笑嘻嘻说，丫丫，肚子饿了吗？爸爸喂……

丫丫百天了，李小年老家有个说法，孩子百天要带上银锁、银手镯，寓意健康平安，可在可可西里没这个条件，他从内衣口袋掏出一条粉红色的头绳，给丫丫扎了个小揪揪。

一缕阳光透过云层直射在雪地上，丫丫撒着欢儿跟在李小年屁股后面走着。忽然，李小年眼中露出惊慌的表情，一拍大腿，坏了！排长，你……怎么来了。他先是惊讶，尔后疯子般地向前奔。我大声喊道：李小年，你给我站住！李小年不跑了，瘫软在雪地上。

我有点生气，气冲冲地说，李小年！你每天不好好巡线检查，倒有闲功夫逗小羊玩，想干嘛？我要处分你，让你在军人大会上作检讨。他转过身来，将丫丫紧紧抱在怀里说：对不起，排长，我跟你说……跟你说……他把事情的经过向我讲了。我哼了一声说：你呀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丫丫怎么办？排长，对不起……李小年扳着指头说，丫丫100天了，可以独立生活了，送它回羊群吧，我点了点头。

几只雌藏羚羊带着活蹦乱跳的幼崽在返迁的路上，李小年抱着丫丫拼命地追赶着羊群，把丫丫放入离羊群不远的地方，丫丫很快融入到羊群中。可是过了一会儿，丫丫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朝我们狂奔而来，沉默地立在我俩面前，任凭李小年如何呵斥驱赶，却始终不肯挪动半步。丫丫对着李小年咩咩地叫着，似乎在说爸爸你不要赶我走，我不要离开你。李小年解下腰上的皮带，大声吼叫，丫丫，你走不走，走不走呀，再不走，我要抽你了……他高高举起手，扬起手中的皮带。

啪—啪—，李小年扬起的皮带狠狠地抽打在自己青筋暴起的手背上，鲜血沁了出来，丫丫凄厉的叫声和着可可西里阴冷的寒风，显得格外悲怆。李小年流着泪水，上前抱着丫丫的头说，丫丫，我的小乖乖，你走吧，去找你的亲生爸爸吧……而丫丫仿佛听懂了什么，用头顶着李小年，不停地叫着，叫得撕心裂肺，却始终不愿离开。

看着李小年流血的手和逐渐走远的羊群，我往丫丫的身上重重拍了一巴掌，恶狠狠地吼道，你到底走不走啊，再不走就把你炖了……转过身时我已泪流满面。丫丫惊恐地看着我俩，在一片寂静无声中，猛地向前跑了两步又停下来，掉头看看我俩，朝着羊群飞奔而去。望着那渐行渐远的一抹灰白色，李小年像失去孩子的父亲一样，匍匐在雪地里嚎啕大哭……

（本版配图均来自网络）